

## 情怀

## 村里的戏台

◆朱顺清



戏台位于村子中间,台基由青石砌成,台面铺满厚厚的木板,4根木头柱子撑起一方天地,乍一看,端正大气、气宇轩昂。

夜幕低垂,热场的鼓点响起来。村民们急匆匆从田垄间、从溪水畔、从炊烟袅袅处聚集到了戏台前。

锣鼓喧天,唢呐高奏。演员们身着戏服,在舞台上演绎悲欢离合的故事:翻墙的张生、采桑的罗敷、喊冤的窦娥、砍柴的刘海……台下的村民呢?聚精会神地看着,时而欢笑,时而叹息,人人都沉浸在那美妙的戏曲世界中……

这是村里以前的样子。

上世纪90年代,村里的后生陆续南下打工,继而,中年人也跟去了。村庄里只剩下一些老人,守着数亩薄田,还有那座寂寞的戏台。

戏台上堆满了枯叶。两棵古樟树,在戏台两旁歪着身子,保持着听戏的姿势,也不管你唱与不唱。它们的年轮圆了一圈又一圈。

10年前,村里通了柏油路,装了太阳能路灯,样貌改观了不少,而戏台孤寂依旧。在戏台边转悠的老人们,兜里揣着儿女寄回的养老钱,却总觉得无所事事,每天在墙角晒晒太阳,眼神空洞洞的,一些老人干脆随子女进城去了。只有村西头的杨老爹,硬是不肯进城。他总在黄昏时分,一个人拄着拐杖蹒跚而至,痴痴地坐在戏台前的石头上,直到暮色一点一点吞没了戏台。

寂寞的戏台,会永远如此吗?

那个小时候总站在戏台前看戏的马平,在外面做了几年文旅策划,响应政府号召,回到了村里。围着那破旧的戏台转了好几圈,马平的眼睛越来越亮。

“这戏台,是咱们村的魂呐!”他一拍大腿,开始张罗重修戏台。

杨老爹知道后,几通电话,把村子里的老人们都给叫了回来。老人们拿出儿女给的养老钱,马平笑着都给挡了回去。钱由项目组出,力气大家一齐使。于是,清苔藓的、补台板的、漆柱子的、挂灯笼的……老人们搬不动重物,便坐在一旁递工具,目光灼灼,仿佛修的不是戏台,而是他们逝去的日子。

戏台重新开始演戏那日,盛况空前。大红灯笼高高挂起,节能电灯将戏台照得通明。市花鼓戏剧团为老人们唱响了他们最熟悉的《刘海砍樵》《打铜锣》《补锅》。锣鼓一响,台下白发苍苍的大爷大妈便齐齐抬起头,混在其中的,还有不少闻讯赶回来的中年人和好奇张望的学生娃。马平扶着杨老爹坐在第一排,刘海一声“胡大姐你是我的妻”刚唱罢,杨老爹浑浊的眼里就滚下泪珠来。

自此,戏台真的活了,它属于每一个平常的日子。村里每周都有演出,有时是请来的专业班子,更多时候是村民自排自演表演节目。年轻人跳起了广场舞,老汉们敲响了锣鼓,唢呐声声将平常的日子吹得热辣滚烫。戏台之下,又重新聚起人气儿,说笑声、议论声、叫卖声,交织沸腾。

初冬之夜,一出戏散场了。人群渐渐散去,空气中还弥漫着烟草与尘土混杂的气息。马平走在最后,回头一望,见杨老爹还站在戏台中间,仰头看着那盏最亮的灯。灯光将他的身影拉得老长,笔直地投在簇新的台板上。

马平没有打扰他。他明白,老人心头那无底的空间,如今已被这喧腾的锣鼓、熟悉的曲调,还有这戏台上重新亮起的灯火,慢慢地、缓缓地填满了。

戏台之上,演出的是戏;戏台之下,生活的是人。这重新热闹起来的戏台,说到底,不就是让这人间的乡情,永不褪色吗?

南来北往,行踪匆匆。2025年12月30日晚,二丫从天津回到忻州,与家人一起欢度新年,三天前她还在深圳出差,两天前还在北京,前一天还在天津。三天后中午,二丫返程。望着女儿消失在高铁站入口处的背影,我的眼睛湿漉漉的。

我不禁想起龙应台的《目送》:所谓父子母女一场,只不过意味着,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上班不同于上学,上大学一年有两个较长的寒暑假,而上班只有法定节假日寥寥数日。这次回来,二丫在姐姐家住了两天,和父亲只待了一天一夜,在职场打拼,身不由己。

我两岁那年,爷爷一病不起,弥留之际嘱咐后辈“父母在不远游”。父亲是个大孝子,此后六十多年未出远门,一直在巴掌大的薄田里劳作,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。二十岁时,我违背了爷爷的遗训,融入城市。记得第一天上班那天早晨,下着小雨,母亲把我送到村口,一脸的不舍,花白的头发在雨帘里闪烁着银样的光。

那年秋天,大丫去海南上大学,走出美兰机场,海风把她的短发轻轻吹起,我知道,她的青春她的未来,从短发飞扬的那一刻起,将真正开始,我的心,刹那间,一片濡湿。大丫对我讲,她的同学都断定她到那么远的地方,一定会哭鼻子的,可到现在,她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。我想对她说,好儿女志在四方,我总有一天会离

## 随笔

## 远了近了,哭了笑了

◆栗旭晨

开你,人总要学会着长大。放寒假了,大丫把室友一个个送到机场,而自己乘坐北上的列车,三天两夜的颠簸,节省下千余元的交通费,给我和妹妹买了衣服。我突然觉得女儿长大了,从流泪到欢笑,从幼稚到成熟,似乎一下子就完成了。

远远近近,聚散依依。大学毕业后,大丫回到了家乡,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,如愿以偿考上了公务员,找到了如意郎君,现在儿子已上了幼儿园,她在单位提了科级,在视如己出的公公婆婆那儿找回了久违的母爱。

二丫上大学和读研选择的是天津,开学时是我和大丫去送的,此后四年都是她一个人打来回,相比于大丫的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证书,二丫的荣誉似乎更实惠,校长奖学金、全国大学生英语数学比赛、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、香港桑麻奖学金等奖项,大多是有奖金的。这不,大丫给我买了彩电、平板电脑,二丫也不甘落后,大三时用奖学金给我买了手机,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月,又用刚领的工资给我换了一部新手机。两个小棉袄暖心,让我非常欣慰。

父母在不远游,其实后面还有一句:游必有方。大丫结婚时选择去广州、香港旅游,二丫则是利用假期和同学结伴去爬八达岭,登泰山,逛迪士尼乐园,游橘子洲头,赏丽江。研一时,二丫带着我同游西安。研二时,又请我去她的母校南开大学,参观校园,品尝美食,畅游津门。有时候我们厌倦故土,是因为待得太久;有时候我们会爱上远方,是因为没有到达。

研究生一毕业,二丫顺利进入先进计算与关键软件实验室工作。我过生日,大丫早早订好了饭店,二丫回不来,直接发了个千元大红包。

远方并不遥远,近处也有美好。往远处看,向好处想。人生如是,爱如是。



## 感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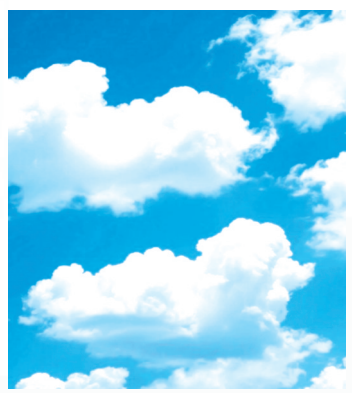
## 像云一样

◆何丽凤

阳台的铁栏杆被午后的太阳晒得有些发烫。我搁下笔,一抬头,便望见了那朵云。

它孤零零地悬在东南方的天空,说不上是哪种形状。它的边缘被风吹得散了一些,像是一小撮新絮,松松软软的,好像随时都会融化在那片没有底的蔚蓝之中。它不急,就这样待着,慢慢地、从容地变换着自己的姿态,这一会儿像搁浅的船,那一会儿又变成慵懒的猫了,我的心也随之悠悠地荡了起来。

那些无心的云,却让我想到许多“有心”的事,书桌上摊开的



是永远理不顺的日程,电脑屏幕上跳动的是期待回复的消息,我们都像被一根看不见的鞭子赶着,在一条轨道上飞驰,怕掉队,怕标新立异,又算计着得失、盘算着利弊,一颗心被磨得很细,也很粗,好像沾了灰,早就没有了原来的光润。

那云,聚了又散,散了又聚,全凭风的想法,但好像也有云自己的意思。它从不在于一个形状上执着,浓时酿一场甘霖,薄时做一时的逍遥。古人说“云无心以出岫”,那种自在不是懒散,是跟天地一起呼吸的坦然和洒脱。

我记得小时候夏日的草垛就是最好的看云之处,我们几个孩子四仰八叉地躺着,争论着那朵云像马还是像船。祖母坐在旁边摇着扇子,笑眯眯地看着我们玩闹,说:“云走得慢,人的日子也过得慢。”我当时并不懂,只觉得天上总有看不完的戏法。现在想想,日子过得像赶集一样快,再也找不出一个长长的午后,一心一意地看一朵云的演出。那份属于云的,也属于童年

的闲适心境,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成了最奢侈的东西。

办公室里那盆被精心照料的绿萝,它的叶子总是规规矩矩地朝着有光的地方长,它美观,但那种美观是有预设轨道的。窗外那一朵白云就不是这样,它的美在于自由自在的生命姿态,它不为任何人欣赏而存在,也不因为任何事的停留才存在,它只是存在着,自足着,圆满着,或许这才是“活着”最动人的模样——既不对他人眼光妥协,也不对虚妄目标倾尽全力,而是成为自己所想成为的样子。

暮色慢慢合拢过来,那朵云终于褪掉自己的样子,和天空融为一体,再也无处可找。它往哪里去了呢?我不知道,但它好像在我心里留下点什么。

苏轼写过:“云散月明谁点缀,天容海色本澄清”,我们所承受的生活压力和烦恼或许就像那些短暂的乌云,而生命本来的样子,那种洒脱、自在、安宁,才是那片永恒晴朗的天空。我们穷尽一生追求的,也许不是要驱散所有的乌云,而是要学会像云一样自由地蜷缩伸展,不被形状束缚。

夜风微凉,我收回目光。书卷依旧,琐事依然,心里却仿佛开阔了些。明日,或许我该多抬抬头。